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八卷（□五則）

諸葛公諸葛孔明千載人，其用兵行師，皆本於仁義節制，自三代以降，未之有也。蓋其操心制行，一出於誠，生於亂世，躬耕隴畝，使無徐庶之一言，玄德之三顧，則苟全性命，不求聞達必矣。其始見玄德，論曹操不可與爭鋒，孫氏可與為援而不可圖，唯荊、益可以取，言如響龜，終身不易。二□餘年之間，君信之，士大夫仰之，夷夏服之，敵人畏之。上有以取信於主，故玄德臨終，至云「嗣子不才，君可自取」；後主雖庸懦無立，亦舉國聽之而不疑。下有以見信於人，故糜竺而立垂位，糜李嚴而嚴致死。後主左右奸辟側佞，充塞於中，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。魏盡據中州，乘操、丕積威之後，猛士如林，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，而公六出征之，使魏畏蜀如虎。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，歎為天下奇才。鍾會伐蜀，使人至漢川祭其廟，禁軍士不得近墓樵彩，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？魏延每隨公出，輒欲請兵萬人，與公異道會於潼關，公制而不許，又欲請兵五千，循秦嶺而東，直取長安，以為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。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用，是不然。公真所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，方以數□萬之眾，據正道而臨有罪，建旗鳴鼓，直指魏都，固將飛書告之，擇日合戰，豈復駢行竊步，事一旦之譎以規成陽哉！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，懿存而公死，才五□四耳，天不祚漢，非人力也。「霸氣西南歇，雄圖曆數屯。」杜詩盡之矣。沐浴佩玉「石貽仲卒，有庶子六人，卜所以為後者，曰：『沐浴佩玉則兆。』五人者皆沐浴佩玉。石祁子曰：『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？』不沐浴佩玉。」此《檀弓》之文也，今之為文者不然，必曰「沐浴佩玉則兆，五人者如之，祁子獨不可，曰：『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？』」似亦足以盡其事，然古意衰矣。

談叢失實後山陳無己著《談叢》六卷，高簡有筆力，然所載國朝事，失於不考究，多爽其實，漫析數端於此。

其一云：「呂許公惡韓、富、范三公，欲廢之而不能，及西軍罷，盡用三公及宋苜公、夏英公於二府，皆其仇也。呂既老，大事猶問，遂請出大臣行三邊，既建議，乃數出道者院宿，范公奉使陝西，宿此院，相見云云。」按呂公罷相，詔有同議大事之旨，公辭，乃慶曆三年三月，至九月致仕矣。四年七月，富、范始奉使，又三公入二府時，苜公自在外，英公拜樞密使而中輟，後二年苜方復入，安有五人同時之事？

其二云：「杜正獻、丁文簡為河東宣撫，任布之上書歷詆執政，至云至於臣父，亦出遭逢，謂其非德選也。杜戲丁曰：『賢郎亦要牢籠。』」丁深銜之。其後二公同在政府，蘇子美進奏事作，杜避嫌不預，丁論以深文，子美坐廢為民，社亦罷去。一言之謔，貽禍如此。」按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，丁以學士為副，慶曆四年□一月進奏獄起，杜在相位，五年正月罷，至五月，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，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？且杜公重厚，當無以人父子為謔之理，丁公長者也，肯追仇一言陷賢士大夫哉？

其三云：「張乖崖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，既至而腦疽作，求補外，乃知杭州而疾愈。上使中人往伺之，言且將召也，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，還言如故，乃不召。」按張兩知成都，其初還朝為戶部使、中丞，始知杭州，是時，丁方在侍從；其後自蜀知升州，丁為三司使。豈有如前所書之事？

其四云：「乖崖在陳，聞晉公遂萊公，知禍必及己，乃延三大戶與之博，出彩骰子勝其一坐，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，晉公聞之，亦不害也。」按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，八年卒，後五年當天禧四年，寇公方罷相，旋坐貶，豈有所謂乖崖自污之事？

茲四者所繫不細，乃誕漫如此。蓋前輩不家藏國史，好事者肆意飾說為美聽，疑若可信，故誤人紀述。後山之書，必傳於後世，懼治千載之惑，予是以辨之。

石弩東坡作《石弩記》云：「《禹貢》荊州貢礪、砥、弩、丹及箇、箬、楛，梁州貢弩、磬。至春秋時，隼集於陳廷，楛矢貫之，石弩長尺有咫，問於孔子，孔子不近取之荊、梁，而遠取之肅慎，則荊、梁之不貢此久矣。顏師古曰：『楛木堪為箭，今幽以北皆用之。』以此考之，用楛為矢，至唐猶然，而用石為弩，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。」按《晉書·挹婁傳》：有石弩、楛矢，國有山出石，其利入鐵；周武王時，獻其矢、弩；魏景元末亦來貢；晉元帝中興，又貢石弩；後通貢於石虎，虎以誇李壽者也。《唐書·黑水靺鞨傳》：其矢，石鏃長二寸。蓋楛弩遺法，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，恐不考耳。予家有一弩，正長二寸，豈黑水物乎？

陶淵明陶淵明高簡閒靖，為晉、宋第一輩人。語其飢則簞瓢屢空，缺無儲粟；其寒則短褐穿結，絺綌冬陳；其居則環堵蕭然，風日不蔽。窮困之狀，可謂至矣。讀其《與子嚴等疏》云：「恨室無萊婦，抱茲苦心。汝等雖不同生，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，管仲、鮑叔，分財無猜，他人尚爾，況同父之人哉！」然則猶有庶子也。《責子》詩云：「雍、端年□三。」此兩人必異母爾。淵明在彭澤，悉令公田種秫，曰：「吾常得醉於酒足矣。」妻子固請種粳，乃使二頃五□畝種秫，五□畝種粳。其自敘亦云：「公田之利，足以為酒，故便求之。」猶望一稔而逝，然仲秋至冬，在官八□餘日，即自免去職。所謂秫粳，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，悲夫！

東晉將相西晉南渡，國勢至弱，元帝為中興主，已有雄武不足之譏，餘皆童幼相承，無足稱算。然其享國百年，五胡雲擾，竟不能窺江、漢，苻堅以百萬之眾，至於送死淝水，後以強臣擅政，鼎命乃移，其於江左之勢，固自若也，是果何術哉？嘗考之矣，以國事付一相，而不貳其任，以外寄付方伯，而不輕其權，文武二柄，既得其道，餘皆可概見矣。百年之間，會稽王昱、道子、元顯以宗室，王敦、二桓以逆取，姑置勿言，卞壺、陸玩、郗鑒、陸曄、王彪之坦之不任事，其真托國者，王導、庾亮、何充、庾冰、蔡謨、殷浩、謝安、劉裕八人而已。方伯之任，莫重於荊、徐，荊州為國西門，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，力雄強，分天下半，自渡江訖於太元，八□餘年，荷閭閻者，王敦、陶侃、庾氏之亮翼、桓氏之溫豁衝石民八人而已，非終於其軍不輒易，將士服習於下，敵人畏敬於外，非忽去忽來，兵不適將，將不適兵之比也。頃嘗為主上論此，蒙欣然領納，特時有不同，不能行爾。

賞魚袋衡山有唐開元二□年所建《南嶽真君碑》，衡州司馬趙頤貞撰，荊府兵曹蕭誠書，末云，別駕賞魚袋、上柱國光大啞。賞魚袋之名不可曉，他處未之見也。

涪溪留題永州涪溪，唐人留題頗多，其一云：「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，太中二年過此。餘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，逮今□六年。去冬罷楚州刺史，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，才經數月，又蒙除替，行次靈川，聞改此官，分司優閒，誠為忝幸。」按《新唐書》：「瓘仕累中書舍人，與李德裕善，李宗閔惡之，德裕罷相，貶為明州長史，終桂管觀察使。」以題名證之，乃自中書謫康州，又不終於桂，史之誤如此。瓘所稱□六年前，正當大和七年，是時，德裕方在相位，八年□一月始罷，然則瓘之去國，果不知坐何事也。

皇甫湜詩皇甫湜、李翱，雖為韓門弟子，而皆不能詩，涪溪石間有湜一詩，為元結而作，其詞云：「次山有文章，可惋只在碎。然長於指敘，約潔多餘態。心語適相應，出句多分外。於諸作者間，拔戟成一隊。中行雖富劇，粹美君可蓋。子昂感遇佳，未若君雅裁。退之全而神，上與千年對。李杜才海翻，高下非可概。文於一氣間，為物莫與大。先王路不荒，豈不仰吾輩。石屏立衙衙，溪口揚素懶。我思何人知，徙倚如有待。」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，風格殊無可採也。

人物以義為名人物以義為名者，其別最多。仗正道曰義，義師、義戰是也。眾所尊戴者曰義，義帝是也。與眾共之曰義，義倉、義社、義田、義學、義役、義井之類是也。至行過人曰義，義士、義俠、義姑、義夫、義婦之類是也。自外人而非正者曰義，義父、義兒、義兄弟、義服之類是也。衣裳器物亦然。在首曰義髻，在衣曰義■、義領，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。合眾物為之，則有義漿、義墨、義酒。禽畜之賢，則有義犬、義烏、義鷹、義鵲。

人君壽考三代以前，人君壽考有過百年者。自漢、晉、唐、三國，南北下及五季，凡百三□六君，唯漢武帝、吳大帝、唐高祖至七□一，玄宗七□八，梁武帝八□三，自餘至五六□者亦鮮。即此五君而論之。梁武召侯景之禍，幽辱告終，旋以亡國；玄宗身致

大亂，播遷失意，飲恨而沒。享祚久長，翻以為害，固已不足言。漢武末年，巫蠱事起，自皇太子、公主、皇孫皆不得其死，悲傷愁沮，群臣上壽，拒不舉觴，以天下付之八歲兒。吳大帝廢太子和，殺愛子魯王霸。唐高祖以秦王之故，兩子孫同日並命，不得已而禪位，其方寸為如何？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，享耆耄之壽，竟何益哉！若光堯太上皇帝之福，真可於天人中求之。

韓文公佚事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，新舊二《唐史》，皆以為坐論宮市事。按公《赴江陵途中詩》，自敘此事甚詳，云：「是年京師旱，田畝少所收。有司恤經費，未免煩誅求。傳聞閭里間，赤子棄渠溝。我時出衢路，餓者何其稠！適會除御史，誠當得言秋。拜疏移閣門，為忠寧自謀。上陳人疾苦，無令絕其喉。下言畿甸內，根本理宜優。積雪驗豐熟，幸寬待蠶。天子側然感，司空歎網繆。謂言即施設，乃反遷炎洲！」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：「關中旱飢，人死相枕藉，吏刻取恩，先生列言天下根本，民急如是，請寬民謠而免田租，專政者惡之，遂貶。」然則不因論宮市明甚。碑又書三事云：「公為河南令，魏、鄆、幽、鎮各為留邸，貯潛卒以囊罪亡，公將擿其禁，斷民署吏，俟旦發，留守尹大恐，遽止之，是後鄆邸果謀反，將屠東都，以應淮、蔡。及從討元濟，請於裴度，須精兵乾人，問道以入，必擒賊。未及行，李愬自文城夜入，得元濟。三軍之士，為公恨。復調度曰：今借聲勢，王承宗可以辭取，不煩兵矣。得柏耆，口授其詞，使音執筆書之，持以入鎮州，承宗遂割德、律二州以獻。」李翱作公行狀，所載略同。而《唐書》並逸其事，且以鎮州之功，專歸柏耆，豈非未嘗見湜文集乎？《資治通鑑》亦僅言耆以策於愈，愈為白度，為書遣之耳。

論韓公文劉夢得、李習之、皇甫持正、李漢，皆稱誦韓公之文，各極其擊。劉之語云：「高山無窮，太華削成。人文無窮，夫子挺生。鸞鳳一鳴，蝸蟻革音。手持文柄，高視寰海。權衡低昂，瞻我所在。三□餘年，聲名塞天。」習之云：「建武以還，文卑質喪。氣萎體敗，剝剝不讓。撥去其華，得其本根。包劉越羸，並武同股。《六經》之風，絕而復新。學者有歸，大變於文。」又云：「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，作者不出，其所為文，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，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，莫不視以為法。」皇甫云：「先生之作，無圓無方，主是歸工，挾經之心，執聖之權，尚友作者，跂邪軀異，以扶孔子，存皇之極。茹古涵今，無有端倪。鯨鏗春麗，驚耀天下，栗密竊吵，章妥句適，精能之至，鬼入神出，姬氏以來，一人而已。」又云：「屬文意語天出，業孔子、孟軻而修其文，焯焯烈烈，為唐之章。」又云：「如長江秋注，千里一道，然施於灌鉤鳴，日光玉潔，周情孔思，千態萬貌，卒澤於道德仁義，炳如也。」是四人者，所以推高韓公，可謂盡矣。及東坡之碑一出，而後眾說盡廢。其略云：「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，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，關盛衰之運。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，獨公談笑而麾之。天下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濟天下之溺，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？」騎龍白雲之詩，蹈厲發越，直到《雅》、《頌》，所謂若捕龍蛇、搏虎豹者，大哉言乎！

治生從宦韓詩曰：「居閒食不足，從仕力難任。兩事皆害性，一生常苦心。」然治生從宦，自是兩途，未嘗有兼得者。張釋之以貨為郎，□年不得調，曰：「久宦減兄仲之產，不遂。」欲免歸。司馬相如亦以貨為郎，因病免，家貧無以自業，至從故人於臨邛，及歸成都，家徒四壁立而已。

真宗末年真宗末年屬疾，每視朝不多語言，命令問或不能周審，前輩雜傳記多以為權臣矯制，而非也。錢文信在翰林，有天禧四年《筆錄》，紀逐日瑣細家事，及一時奏對，並他所聞之語，今略載於此。寇萊公罷相之夕，錢公當制，上問：「與何官得？」錢奏云：「王欽若近出，除太子太保。」上曰：「近上是甚？」云：「太子太傅。」上曰：「與太子太傅。」又云：「更與一優禮。」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。時樞密有五員，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，後月餘，召學士楊大年，宣云：「馮拯與吏書，李迪與吏侍。」更無他言。楊奏：「若只轉官，合中書命詞，唯樞密使、平章事，卻學士院降制。」上云：「與樞密使、平章事。」楊亦憂慮，而不復審，退而草制，以迪為吏部侍郎、集賢相，拯為樞密相。又四日，召知制誥晏殊，殊退，乃召錢。上問：「馮拯如何商量？」錢奏：「外論甚美，只為密院卻有三員正使，三員副使，中書依舊一員，以此外人驚訝。」上云：「如何安排？」錢奏：「若卻令拯入中書，即是彰昨來錯誤，但於曹利用、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，即並不妨事。」上曰：「誰得？」錢奏：「丁謂是文官，合入中書。」上云：「入中書。」遂奏授同平章事。又奏兼玉清宮使，又奏兼昭文國史。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。上云：「與平章事。」

按此際大除拜，本真宗啟其端，至於移改曲折，則其柄乃係詞臣，可以舞文容奸，不之覺也。寇公免相四□日，周懷政之事方作，溫公《記聞》，蘇子由《龍川志》，范蜀公《東齋記事》，皆誤以為因懷政而罷，非也。予嘗以《錢錄》示李燾，燾採取之，又誤以召晏公為寇罷之夕，亦非也。